

# 回家

醫學五 郭書屹

「初極狹，才通人……」

悠悠地穿過兩道自動門之間的甬道，醫學系三年級在此搭上不回頭的列車。

與外頭醫學院大廳溫暖的黃色系燈光相比之下，僅僅間隔一道屏風，大體解剖實驗室用火全開的日光燈管讓室內白亮得一塌糊塗。放眼望去白影翻飛，穿著實驗衣的學生們四處穿梭忙碌著。

聽從助教指示把圖譜翻開、架好，揭開亮色防水塑膠布和白布，湊近看看卻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氣——「啊！」，縱然福馬林味道濃烈難當，基於所謂的「新手自尊」無論如何都要裝得若無其事，緊接著屏氣、凝神——百餘個未來的醫師便是在這兒劃下他們行醫生涯第一刀。

「膽小的同學在解剖實驗室暈倒、因而休學、轉系……」諸如此類傳說中的情節，並不如我想像地精彩上演，然而一但接觸新而未知的領域，多多少少還是需要跨越一些障礙：尤記得解剖學實驗剛開始的兩、三天，無論午餐、晚餐，只要看到肉類我就完全食不下嚥。我不曾想過，人類對於「死亡」自然而然的恐懼，竟然可以遠遠超乎社會禮教灌輸的尊敬。我們一方面剖開大體老師的胸膛，弄懂器官、組織的分布位置；另一方面也剖開自己的內心，學習人性更深的層次。

好在人類的大腦終究是最具「神經可塑性」的（Neuroplasticity，這名詞到三年級下學期才學到），很快地，我們便徹底適應解剖實驗室中的一景一物。一群人經常在談笑間，便把神經、肌肉和血管整理成圖譜示範的標準樣式，而得到十足的成就感；當然，該進食的時刻心裡再也沒有罣礙，盡情的攝取必需胺基酸。

西諺有云：「Feel at home」，像在自家客廳似的絲毫不帶心理負擔。

「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」，周五的解剖課收拾完畢，脫下實驗衣再次穿越兩道自動門，也該回我真正的家了。

掀起蓋子，從桶裝福馬林裡撈出心臟，「心肉柱、乳突肌、三尖瓣……」我用指尖輕輕掀開心室缺口，怔怔地往裡面看，細數曲折的心臟內部構造。猛一回神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托著一顆人心端詳了整整十分鐘以上。此情此景，倘若說給不清楚解剖實驗課內容的外人聽，一定覺得滑稽可笑又帶點黑色幽默吧。這叫「西子捧心」還是「東施效顰」呢？

我想，只有偉大角色才配得上厲害的形容詞吧！有些人天生就該得到某種讚美：像是每組總有那麼幾位同學，對執刀充滿天賦和熱誠，精密而疏忽不得的血管和神經叢通常交給他們精雕細琢；像我這類手拙的人只好找幾個目標明確、或左右極為對稱（註：要是出了什麼差錯，還有同款的另一側可供備援）的地方「下手」，組內分工明確，以達到最佳學習成效。

在所有解剖構造之中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條位在左眉頭內側的 Supratrochlear nerve（滑車上神經）：用了半個上午的時間，我在板凳上一絲一縷從皮膚裡分離出這條神經，從頭到尾不假手他人。若能感受到自己緊緊皺眉（又一次：西子捧心貌）時堆成小山丘的額頭與眉心，我得說聲恭喜，表示它仍在順利運作中；不過我得事先預告，總有一天它會獨自失卻它的功能，或者你和它一起停止運作。

即便人們寫作、揚名立業、生養下一代……企圖彰顯曾經存在的價值，但是很殘酷地，以平均速度來講、人類生命每年還是會消逝七十八分之一。眼見自己一點一滴從宇宙淡出卻無力阻止，是時時刻刻叨擾著的隱憂，時間乃萬物之大敵。凱因斯（John Keynes）說得甚好：「長期來看，我們都死了」，是啊，我只是一株禿樹，向春天借了綠葉。

雖然說起來相當悲觀，可我知道觸及「永遠」並非真的這麼困難。無論從戶籍、從生理意義上、或從社會脈絡上來看，大體老師們真真切切的死亡、消散、不復存在了；但同一時間，他們也用另外的形式達成了永生，分駐在每個曾經親手爬梳人體器官每一寸紋理的醫學生記憶深處

——就像那條左側的 Supratrochlear nerve 蹣手蹣腳地在我腦海裡凝成了三點五公分的永恆。

語言、句讀幻化無窮，然而指涉的對象通常是確定的；人和人之間的關係，並不會隨著稱謂的改變而更迭。

我喜歡在心裡面偷偷叫他一聲「老楊」，比起「楊老師」、「楊阿公」甚至「……那個……他」，我的發明顯得親切又合宜。不管如何稱呼，這位十來歲就拿起槍、戎馬半生的老兵（退伍後在烏來林務局謀職），依舊在照片裡安詳地撫摸著他那灰黑相間的貓。

學期結束了，緣分卻正在延長，同學們必須輪班用針線將大體老師的身體盡量回復原狀。既然說了是「盡量」，表示這個任務很難做到百分百完美，有時明明來自同一區域的組織，形狀怎麼就是兜不起來，萬不得已只好在缺口綴上一小塊白布，做為補救辦法。

回想一千個日子以來，腦海中解剖課的記憶順著時光點滴消散在刺鼻的氣味中，正如大體老師們碎去的血肉，如何重新織就？結論是沒辦法的，世界上唯有母親的子宮才能夠使一個人的身體完整、完全，再好的外科醫師也不能取代，而母親總待在家裡，老楊的家呢？

「臨行密密縫。」，我一边拿著持針器俐落地翻轉手腕，一边信口拈來讀得爛熟的詩句。理論上未經十月懷胎永遠不懂的心情，在這個當下突然有了通電般的領悟——「意恐遲遲歸？」才是家人不敢言說的最終目的。不管走得多遠，人總是要回家，特別是為了我們這些學生，老楊的歸途遲遲了兩三年。因而我們升天入地求之遍，哪兒破了一道口子就補上幾針線，深怕真正該離開的時候，還遺留下什麼枝枝節節（包括遺憾？）

生命總是在前進，該帶走的請一定要帶走。

暮春的三月天，濕濕涼涼帶點雨絲，天空鋪著一層薄薄灰紗，典型的台北天氣。

被選中的三年級生起了早，集體搭車到第二殯儀館參加大體老師的火化儀式。一樣的交通巴士，每每橫過路面起伏就不住上下搖晃，很符合以前搭來醫學院趕課的心境，但這天我坐在上頭，卻有種超乎尋常的平靜，喔，我指的是心靈層面的平靜，一票大男孩總是很難不吵吵鬧鬧。

第二殯儀館原來就隱身在校總區長興街宿舍不遠處，乾淨、現代化的感覺，和我想像中的殯儀館很不相同，進出的車輛也不一定是鑲滿黃菊花的那類，「難怪以前從來沒有注意到這裡」，我恍然大悟。

油壓式的車門一張開，我們蹦出巴士，趕緊找到屬於老楊的黑色棺木，早已被架在帶有輪子的鐵架上、方便運送了。扶棺徐徐推進，短短幾十公尺的途中，我一直四顧張望，卻不見老楊的親人前來，「工作真的很忙吧？」，我這樣想，畢竟從決定捐贈開始的大小儀式，多半已經麻煩家屬跑來三、四回了。逝者已矣，活著的人可能還有許多來者可以追逐。

簡單的儀式過後，大家合力把棺木推入準備火化的大廳，挑高的長型房間，氛圍明亮卻不奪目，肅穆且溫和；左右兩側是七、八道白鐵的門閘，分別通往一個新的世界。十來個靈魂攜著生命最重的行囊，包裹著最不能割捨、卻勢必要分離的那部分，蟄伏在這一方雕朵蓮花或十字架的小小天地裡，他們在大廳裡大陣仗的排開，如一群待羽化的蛹。

略略放下「護駕」的心情，我和同學們跑到樓上的咖啡廳稍事休息，斜倚著不怎麼安份的玻璃桌，等待。幾十分鐘的等待是漫長的，但比起孕育、成長、凋零的百年之壽，只怕連稱為一刹那的資格都不夠！

火化完成，各組按照解剖分組，各自走進相應的出口房間，好像預知有什麼重要事情要發生的感覺，大家都有點緊繃，因而彼此站得更靠近，我在隊伍的最前端。

「哪位家屬到前面來代表一下？」

「我…我來吧！」，在此時此地此刻，我、我們就是老楊的家人，無庸置疑。我伸手接過長筷子，華人吃飯最忌諱的長筷子，顛悠悠畫了一道虹，安穩落入磁罐，這是老楊最後一程，家不遠了。

末了，我們像小學生排隊一樣推推擠擠，從火葬場魚貫步出。

「喂喂，你覺得他會回到哪邊？天上？」，有位同學心思細膩、好問不倦。

年輕時神州流連，歸鄉的路太遠，且將醫學生的刀鋸當成故鄉罷？我緩緩抬起頭，微雨乍晴的天，金漿似的陽光灑了下來。

# 南湖紀遊

山行者們的遠望，殷切而炙熱。南湖群峰，在凝視彼端。總算空閒，夜抵思源埡口，清早整裝出發。沿路林相變遷，初見桑梓楓槭，間以懸鈎子紅實；不久，樹高林闊，多楠檜櫟芍，針闊葉混雜，岩苔附生，濕滑難行；其後二葉松針鋪地，彷彿山間柔毯；再上，雲杉遍布，倒木橫陳，菘蘿依附枝間，日光稀疏。無奈行程緊湊，只以餘光竊取美景，又轉頭闖進深林。

趕到審馬陣山，已是傍晚，挾夕色抵肩稜，一日的埋頭上攀，全化為眺望。只能怔怔站着，被雲霞的流溢籠罩，光影是唯一的聲息，僅意識到最後一絲金光隱沒，天際一抹嫣紅。

翌早，沿山測之字上切，迂迴迴迴，箭竹愈見低矮，直至闕如。遼闊的大草原總有一路平緩的錯覺，但無盡的緩升坡卻十分磨人意志。路上毫無標的，只能低頭猛行。

突然眼下的石坡換成了天，已達稜線，再一段杜鵑夾道的山徑，視野豁然開朗，一柱圓碑立於前，上置一石，刻有：蘭陽溪源。

南湖北山到了。山頂基盤廣闊，頂脊平緩，正應證麓地所見之崇闊山體，無怪乎其名列台灣十崇之首。倚著圓柏小憩，冰風吹拂，令人神腦清醒。前望大霸尖山，椎體直轟山稜，橫嶺側峰，俯視則雲嵐自谷底升起，轉眼溢出一海汪洋，山巔成了島列。

彷彿這片雲海仍不夠豐沛，北山匯四面之水，成三方川河：大濁水（和平溪）、濁水（蘭陽溪）、南湖溪（大甲溪支流）。渠清如許，活水源來，羅東、大甲的百年香火，北山嵐下雲煙裊裊。

返回稜上又路，往北峰邁進，前方的危崖，即是五岩峰。

五岩峰！不知是誰起了這樣響亮的名字。岩峰東北坡迎千年風雪的雕擊，寸草不生。山脊狹壁凌空，崩天地於兩翼，怪石嶙峋，直攀蒼穹，羊腸道迴崖巖間，碎裂難行，又常需翻過等身高的岩塊，兩側峭壁令人驚心。

但在此奇險之處，竟也有旖旎風光：西南側的頁岩縫間，流瀉出無比色彩，杜鵑之粉襯圓柏奇木之蒼虬，綴含苞的玉山石竹、高山沙參。絨毛似雪的薄雪草滿結豔陽下不化的霜，佛甲草、金絲桃綻出冽風中的鮮黃。

崩崖花海，一線之隔，抵北峰，寰宇展望。怎能不驚嘆？怎能不驚嘆！無奈冰風刺骨，難以久留。踏上往南湖山莊的細沙陡坡，又是另一風景，如置身大漠。腳踩灰沙，順重力直下山麓，半走半滑，沒幾步就一路溜至兩百米處；南湖山屋就在眼前，山溪的花叢邊。

到山屋已至下圍谷，指山嶽間形勢封閉的谷地。昔日泰雅獵人稱為布那奎，原意砂地，但或稱綠洲更加合適。清溪潺潺，流淺易近，離溪幾尺，地上已是礫石乾沙，不見濕痕，山泉隱為潛流，溉十里外之稻。屋後高山芥菜花意盎然，間以蓬萊毛茛、五蕊梅，黃燦燦的綻了一地。更遠是及膝的箭竹草坡，摻幾木冷杉，山徑在枝葉稀疏處蜿蜒。

但歷史卻不如此爛漫，不過近百年前，躺臥花叢的不會是酣睡的山客，而是無首屍骸。此地久為埤亞南社獵區，但太魯閣社聲強勢狀，常前來出草。幾聲叫喊、幾閃刀光，喇！人頭落地，鮮血灑了幾百年的世仇。

按泰雅傳統，戰死的勇士不能回家。來尋的族人只將亡者就地安葬，葬在眼前的山腳下。

這座巨大的板岩山，就是南湖大山東峰，十巖之首。名為巖，因其純為岩峰，巨石磊磊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李白蜀道難詩云「畏途巖巖不可攀」，但在讚山者眼中，山勢越雄偉越令人神往。敬畏之外，更帶著一股莫名的興奮。

爬！

捨迂迴直切上攻，攀至山腰一望，見危崖崩稜，嶄岩參差，破空成峰。回看圍谷，浩浩鋪成金色大漠，綠意從山屋處蔓延，細蚓般的路跡回湖北峰，由山麓往兩側展出一片砂白，崩坍劣地夾一絲銀亮，就是剛才北峰下滑的碎石陡坡，上拓至稜線處方止於圓柏林下。山腰如此，峰頂展望更顯誘人。

爬！再爬！

圓柏在攀岩的路徑上令人又愛又恨，時為重要的支點，時為難越的橫阻，好不容易通過，又會在毫無立足地的裸坡懷念起來。

總算爬到山巔，稜線之凌厲，如薄刀雜天。此處展望絕佳，豔陽炙曬，無處遮躲。連綿山脊盡是斜疊的粘板岩，一片灰白，千萬年晴雨風冰，岩片碎裂難立。再過去，臺灣首尖——中央尖山轟立前方，如雄偉的金字塔，卻滿布綠絨，林線清晰可見。更遠則是雪山山脈，晴空下成一脈靛藍，後襯白雲反射日光，躍然穹蒼，彷彿觸手可及。

攀上陡坡已是項辛勞的勞役，但下山卻遠超這個層次。稜線瘦窄，站立其上都顯困難，還要兩腳分別跨山壁兩側，才勉強踏穩。而下切圍谷的小徑，卻埋在碎亂的岩片中，若實若虛。

探路者勉強看出一條斜切的溝縫，併手併腳爬過去。先不論近乎垂直的高坡帶來多少心理壓力，光在如撲克牌疊成的山壁上踏穩、行走，不隨岩屑下滑已是難上加難，還須沿稜線縱走數十米，橫過數段小型的坍崩，再從溝縫中下切谷地，而且都必須在強風中完成！也罷，多想無益。

剛踩穩一腳，稍將重心轉移，就猛地下滑。直覺性的下看，石片滾落二百米，不由得心頭一震。只能把指尖插進岩縫，身體拉近山壁，盡力忽略不斷閃現的墜崖畫面。但此刻甚麼感覺都被放大了，實在無法對碎岩崩落的石濤聲充耳不聞。

而窄隙裡盡是鬆動欲裂的碎屑，足尖稍探，立刻觸發一陣石瀑。剛剛的危稜一比之下，竟顯得平易近人。人在此處，無路可退，只得低頭嘆服山勢之峻。咬牙下切，做此新路的先行者。

先行者？

首登南湖大山的野呂寧，也在毫無路跡的岩坡下探吧？出發近三百人的隊伍，一下子就讓寂谷熱鬧起來。但他喟嘆的眼神必然帶著一抹憂慮，那是日軍太魯閣戰前，距今九十七年的役前探勘。

任務是成功了，更寫下多處首登紀錄，但代價可不只是一夜埋屍合歡的八十九具凍死骨。那年夏，兩萬多人包圍山嶺，砲火和鮮血將中央山脈北段染成一片通紅，「聯隊旗幟飄揚在三千公尺高地」。百年前的戰役隱沒在百米陡坡之下，孰更險惡？即便驚魂已定，也難以辨答。

讓歷史歸歷史吧，鬆開因抓握岩板而泛白僵硬的指節，喘口長噓，癱坐地上。總算回到平緩的谷底、平和的年代，能把目光移開腳下，抬頭環視周邊的風景。

茫茫石灘並非漫成一片無邊無際，而是豎入箭竹綠絨後，倏地向上拓展，破天際而成稜，群峰重嶺，谷迴山合。天際線至此，擴充成三度的空間：青空、山崖、莽谷，貫穿其間的是地勢綿互的山脊。

這便是上圍谷。

提到南湖圍谷，就不得不說「南湖」的由來：原來，陽光受谷地碎石反射，閃閃輝映，日本人看見，誤認是高山湖泊，故名南湖。

是場誤會，卻錯誤得美麗。

但說誤會，其實也不盡然。冰河期這裡曾是百川匯聚之地，千年風雪壓得密實，挾峰頂岩塊，緩流至此，剝磨磨就鑿成這片圍谷。今日冰河消融，可以看見漠漠荒岩，層層箭竹，小藥圃叢生而出，在萬年後的疾風中顫動。

但顫動的何止是植株，任何人站在圍谷的圓心，都會為山勢的逼臨撼動。崇巖環伺，狂嘯呼夾，站其中甚麼話也說不出口，即便發了聲也會瞬間被風捲去，灼目的艷陽在山側無植被的裸坡鑲上一片金光。此行的目的地，就是攀上金線至高的一點。

一九二八年，一個日本青年來到這裡，二十二歲的濶少年歲，卻已登過臺、日諸多高山。他從羅東出發，終點是霧社，經埤亞南警備道，溯濁水、翻五岩，行至此處時已是向晚，趁著餘暉升火紮營，度過高山寒夜。

翌日，他突破圓柏和小藥的攔阻，攀越近乎垂直的岩壁，登上南湖峰頂，「不僅是歡喜，而更是超越歡喜，是對於人間宿命所流露出來的虔誠之心」。

他就是鹿野忠雄，岳界無人不曉的博物學家。昔日讚山者的身影已埋藏八十寒暑，事過境遷，但山岳不添衰滄，新的讚山者正在旅途上。

荒漠石灘中本應是沒有路的，但百年山客往返，遠看幾行灰黃的小徑，蜿蜒在竹叢岩壁間。走近觀察，才發現多是雨水冲刷的水道，能走的山路僅僅是其中一條。

抬頭一看，亂石成林，直指天際，徑迴山壁，若隱若現。稜線越攀越高，過一丘又見一丘，簡直夸父追日。沿路箭竹雜生，圓柏曲虬，帶刺的小藥不時現蹤，更添難度。

即便已預期展望遼闊，登頂仍令人驚嘆，環視周身，見大山坐七附峰而擁百嶽，萬山稱臣，磅礴蓋世，山勢北峭南緩，東崖西峻，上則晴空萬里，下則碎石流瀉，圍谷莽莽。玉山群峰、武陵四秀、合歡、奇萊主北盡收眼底，中央尖山的死亡稜線斜互其間，大山氣勢之壯霸，無怪乎岳界尊為台灣五嶽、帝王之山。

立身其上，臨天地之悠廣，極目而未能盡，群山擁立之慨，神醉情馳。有山如此，方謂之地；有山如此，方謂之天。泱泱大山，浩浩石漠，於世無奇。

唯有天地天然，人世才能依存，歷史才有映照。千百年來的紛擾征戰，大山靜默無言，等一代代的讚山者前來憑弔：部落、日據，戰火、登頂，非實踏在這蒼莽之上，何能一探大山蘊藏在景緻之下的人文情懷。這還只是南湖，還有更多山岳，更多海川，更多文化內涵，封存在臺灣這塊土地上。

為此，山行者們的遠望，始終殷切而炙熱。

## 如果你還在，請聽我說

你把頭埋在枕頭裡，問我你能不能不要去上學。我問你怎麼了，今天天氣這麼好，還有你最喜歡的數學課，為什麼不想去上學？

你從枕頭下探出腦袋，眨著那雙帶著大眼袋的眼睛對我說你肚子痛、頭痛，全身上下都不舒服，可不可以不要去學校？

我注視著你，猜想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你喜歡 Hello Kitty，那一隻粉紅色沒有嘴巴的貓咪。你總是在芭比專櫃前流連，而我總恨不得替你擋下所有店員小姐鄙夷的目光。她看看你，又看看我，她的眼神彷彿在說，這孩子有什麼問題、他的家長不覺得奇怪嗎？我走過去握起你的手，低頭望向你看著我的笑容，就如同每个孩子的一樣純真可愛。

當你學會看報紙後，你仔細地閱讀了每一則，接著跑到我身旁，手指著一篇社會版的報導問我，為什麼那個十三歲剛上國中的男生要跳樓？我將報紙拿了過來，折好擱到一旁。我沒有辦法對你說任何的話。我沒有辦法告訴你，他選擇結束年輕的生命因為其他人、很多人不尊重他的生命。我沒有辦法告訴你，世界不完全是友善明媚的。

怪人、娘娘腔、胖子、男人婆。當你越長越大，你會發現，言語可以很殘忍，人們可以很殘忍，就只是因為偏見，因為恐懼與盲目、因為他們不能夠包容和他們不一樣的人。

人們可能會攻擊你，從最初的惡毒話語，到小石子；後來長大了他們發現那些不能再傷害到你時，他們換成了拳頭、銳利的武器；當他們發現法律不允許，他們會更改成無形的冷言冷語、孤立和冷落。無論哪一種都令你遍體鱗傷，甚至感覺活著是一場嚴刑折磨。

你一直都不能理解自己究竟犯了什麼錯。你懷疑其實根本沒有人在乎。

你等著有人能過來，告訴你，你並沒有錯，你生來如此，你只是在做你自己。你站在那，一直等、一直等，癡癡地、沉默地等待著，孤立無援，逐漸你的希望慢慢熄滅，

像是黑暗中最後的一絲光明，漸弱漸淡，最後被漆黑全數吞沒。沒有人來過。

很多時候，當你居高臨下俯視著街道，會想著：不知道跳下去會是什麼樣的感覺？是不是就能終結一切？你好累了、沒有力氣再抗爭了，想就這樣放棄，讓他們得逞，讓他們獲勝好了，因為一切都無所謂了。有的時候，你會覺得日子很難熬，每日早晨都痛恨睜開雙眼，覺得這樣的苦難好像不會有結束的一天。

可是親愛的，有一天，它們真的會結束。當你度過了這段日子再回過頭來看，你會更珍惜那些支持你、愛護你的人，你會更喜歡、更愛當時那個努力掙扎、和生命奮鬥的自己。

生命從來就不是你能夠用來賭氣或者開玩笑的籌碼。它很珍貴，它很美好，它值得你用全心全意認真看待，因為它可能是你這輩子接受到最美麗、最有價值的禮物。

如果你還在，請聽我說，沒有人能夠告訴你應該怎麼活你的人生，也沒有人能夠告訴你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在這趟旅途上行走。沒有人能夠告訴你，你不夠美麗，不為這個世界所容。

如果你還在，請聽我說，生命中還有太多、太多美好的事情等著你發掘，等著你體驗，不要這麼快就放棄自己。你不會知道它們在哪一天會降臨，但那一天確實會來臨的。終究會來臨的。

你仍蹲在地上，蜷縮著身子抱著自己，腦袋埋在雙臂之中，彷彿想抵抗這個不公平的世界，試著保護自己不再受傷。我走近，在你面前蹲了下來，當我的手碰觸你肩膀的同時，你張開手撲向我，緊緊攬住我的脖子。我擁抱著你，將臉貼在你肩上，輕聲告訴你會有人愛你的，不管你愛誰、想做什麼事情、喜歡做什麼事情，只要那是你自己想成爲的樣子，不管那是什麼樣子，都有人愛你的。

在我鼻息間你的氣味令我有種感覺，很熟悉的感覺，感覺你是曾經的我，是我弟妹，是我未來的孩子，是世界上千百萬個正在掙扎的幼小靈魂。你可以是任何人。你可以是每一個人。

如果你還在，請聽我說。

# 她悄悄地來過

-致敬愛的大體老師

潘小魚

「潺潺流動靜止時，僅是獨秀的謝幕？」

掀開了毫無防備，油亮的黃布下，是一位欲言又止的老婆婆，乾扁的皮膚，道道皺痕，逸落白髮，緊閉眼矇。視若無睹同伴的慘白，輕捏解剖刀，脅迫了顫抖，試著從滿目瘡痍理出，胸膛綻開台灣海峽，大江大海裡淘呀淘呀！分不清楚是屠殺抑或意外，哺育母乳的乳腺脂肪，一劃，又掉了一片山河。

「茫然入隊，隨著國民軍來台，沒有道別卻成就半世紀別離，總會想跨過黑水溝吧！」似笑非笑姜老師的兒子劉先生，若有所思。

一手弧口張剪，一手執著鑷子，越來越熟稔沿著肌理走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神經血管卻在脂肪闌珊處。對照 Netter 大叔的小抄，默記所有賓客的名字，深怕期末跑台狂歡派對，一時忘卻名字而顏面盡失。切開緻密骸骨肌腱，掀開了龐涓的狠心，他是否同是如此觀察孫臏的骸骨？將老師的膝部一彎，前後十字韌帶就開始招搖。脛骨頂卻尋不著半月軟骨，是摔落李太白打撈的湖裡嗎？

「母親晚年身子折磨她了，瓶瓶罐罐止不了病痛的飢餓，連走路也硬碰硬，醫生說膝退化了，每一步都是錐心刺骨。」劉先生歇了一口氣。「原本想骨撒大海，讓黑潮載回東北，而長年疾病只將回憶燒成灰，母親悄悄簽下了大體同意書，堅決將遺體送往台大醫學院。」

山頂洞人魂留了幾千年，持著鋸子和鑽子，從太陽穴裡走出，頂開了天靈蓋，曲折十八拐的腦迴，才指出大腦的密道。踩碎蜘蛛膜、軟腦膜，親臨大腦皮質，驚呼！如豆腐搖曳在如絲的風中，卻主宰我的快樂與悲傷。儘管如害怕驚動蝴蝶，害怕滑落指尖，沒料到，一剎那所有聯繫的神經與血管，都崩東離西。前腦動脈、中腦動脈、後腦動脈…*Willis* 是個建築師，所有的河道在大腦這個莊園裡團圓打轉，再各奔前程。

「最熟悉的身影約莫是父母夫妻倆一起桿麵條，要點勁，嚼出大風雪裡的東北古城。父親總愛笑母親太寵我們這些孩子了，心思裡藏著綿綿細緻的豆腐。」

臨行密密縫，黑線銀棒織成最美麗的情影——一直笑盈盈陪我們學習的姜老師。原本自以為的踏實，卻慢慢被恐慌蠶食，這次是真的離開了，少了老師的臂膀，踽踽獨行，未來會面臨更多的孤獨與挑戰，承載老師對於我們的關愛與期望，在默想老師的大愛裡，幻化了力量。

「母親在睡夢中離開我們，一路迢迢從台中護送她來到台大醫學院，總是照顧小學生的她，希望你們這群台大的孩子照顧更多的老弱婦孺，承擔更多的責任，請你們好好地學習！」

「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。我將要盡可能地維護人的生命，自從受胎時起。」一群嶄新白袍，一群決心。

# 醫生，我可以嗎？

「醫生，我可以嗎？」她說。

床邊擠滿了一群穿著白花的人，主治、住院醫師、專業護理師、看護，還有我們。但在偌大的單人病房裡，卻還是好冷。

這裡是胸腔內科病房，充滿了幾十年的阻塞、咳嗽和濃痰，以及絕望的癌細胞蔓延。而她就住在走廊左側的單人房。

她的病況總是查房時最久的討論。第四期肺癌轉移到肝，占去原本的空間和功能，大大小小的腫瘤隨腹水散佈到整個腔室。腸道失去蠕動功能，卻因為缺乏凝血因子天天血便。幾次的化療褪去頭髮和血色，高達45mg/100cc的總膽色素，不用任何醫藥背景就能看出蠟黃。

對她，所謂的醫療不外乎是止痛，或任何能減少痛苦的方式。雙手接上的靜脈管，試圖對逐漸失能的器官做些代價。

每日痛抽充滿了無奈，但更無奈的是她仍有清醒的意識，讓神經系統為每一秒的折磨做最詳實的紀錄。隨著腎功能的惡化，大家都知道，這份紀錄不會太長。

一日清早，看見學長雙眼浮腫而惶忡。

前晚夜半，她突然陷入昏迷，血壓和血氧也急遽下降。看護慌了，對著護理站的通話端就是連串呼救。一陣慌亂後，能接的管線、面罩全上了。

等待本應帶著希望，但當下卻只有壓力、恐懼，還有無助。

穩定了。

等到早上查房，她已恢復意識，卻對幾小時前的危急毫無記憶。

「我睡到一半醒來，就覺得奇怪，怎麼莫名其妙給我裝這些怪東西，我都没辦法喘氣。」她枯瘦的手無力的敲擊氧氣面罩，叩叩、叩叩...

「醫師你竟然沒經過我同意就做這些處理」叩叩、叩叩...

「如果那時候不緊急幫你處理，你可能真的會...」老師的尾音漸弱。

疼痛和腹水的折磨下，擴大的瞳孔卻仍透露出對死亡的畏懼。

敲擊聲停了。

「這樣最好，就這樣，下次不要救我。」

連幾天的白蛋白輸液、胸腹抽水、供氧和灌腸，病患的氣力稍有起色，儘管實驗室數據都告訴我們，那可能只是迎光返照。

「醫師，我只能靠你了。」她說，感激於這一点点痛苦的延緩。

「我一直都給你靠阿，」

「雖然我的能力有限，但我會盡我的能力幫助你。」

站在老師身後，突然覺得眼前的身影變得好高大、溫暖且充滿了力量。

病患就像受傷的小朋友，有時候我們學著懂他們一點點，讓他們不痛，也讓他們知道有人知道他們在痛，他們的要求就被滿足了。

「生病的人的願望，其實很卑微」這句話好心酸，而且真實的很殘忍。

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，但病患甚至無從去選擇下一刻，是與病痛纏鬥、或是直接挑戰死亡。時間會毫不留情的將病患推上戰場。

幾天後，她的肝腎功能下降到了極限，氧氣面罩再度套上，原本枯瘦的臉龐和雙手也開始腫脹，代價功能的輸液變成兩難。

偌大的病房裡擠滿了人，主治、住院醫師、專業護理師、看護，還有我們。氧氣罩嘈雜的水聲抽乾生氣，空調指針定在攝氏28度，可是卻好冷。

「醫生，我可以嗎？」她說。

「可以甚麼？」

「像上次一樣睡著，」

「請你不要救我，我生不如死。」

那高大身影的眼角，出現了一點淚光。

請不要向醫師祈求死亡，在生命和情感之前，我們一樣卑微。



## 生如戲子

文 / 100年 醫學系交換生 章穎

臺上粉墨生涯，可曾黯淡了戲外雪月風花？——題記

再次翻動《伶人往事》的書頁，已是兩個月後某個寧靜的深夜。一片書籤掉落，我的視線鎖定在一道紅線上——

“人生幻化如泡影，幾個臨危自省？”

這些天一直忙碌的心抽搐了一下。閉上眼睛，我問自己：還記得多少演繹英靈？獨立蒼茫如梅蘭芳，慷慨大義如尚小雲，男兒血性如程硯秋……舞臺上的京劇名家，“一陣風，留下了千古絕唱”；現實中的低層戲子，“獨自走，踏成道，空走了千遭萬遭”。

寒風吹打著窗簾，兩行熱淚濺濕了紙張。恍然想起席慕容在《戲子》裡的那一句：永遠在別人的故事裡/留著自己的淚。

生命不過一場華美的舞會，曲終人散，空余著明亮的鎂光燈。那些曾經穿透舞者靈魂的光線，此刻，卻不約而同地刺痛賞觀者的雙眸。

所謂名伶，大抵有過風光無限的光景，然而時逢文革“戲改”，身處風雨如晦的年代，當在無所不在的政治支配下喪失藝術自由、在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迫害下受盡身心凌辱的時候，所謂人性彰顯無遺：恣情決絕的言慧珠舍子自縊，精通樂器的楊寶忠仍樂觀如昔；儒雅重情的葉盛蘭形神俱損而屈死，豁達開朗的葉盛長則勞教繼續唱戲；為戲戒癮的奚嘯伯至死惦念“改正”，萬事求精的馬連良從應有盡有到一無所有含恨而終……說不清悲憫道不盡惋惜，忍辱抑或決絕，不再有孰優孰劣，不一樣的選擇，卻同樣地令人欽佩、令人敬重。誠如章詒和所說：去者因死而

遠，卻雖遠而近。歷史會記住，百姓會記住。

掩卷冥思，我仿佛聽見遠處一個漢子緩緩的吟唱，“盡大江東去，餘情還繞……”渾厚的唱腔摻雜幾許悲涼，卻愈顯陽剛。

戲子人生，成就千古絕唱也好，空走千遭萬遭也罷，臺上粉墨生涯已逝如流水，台下伶人往事卻並不如煙——雪月風花，仍在戲外飄灑。有人說：“不能用舞臺上的繪聲繪色，來掩蓋生活中的無聲無息。”但生活與舞臺本是一體，喧囂與冷清、熱鬧與靜寂，不過其中一兩幕情景劇。我們不能執迷，因為我們就在真切與虛幻之間享用著生命。生命中的美麗與悲傷或許早已註定，我們未能掙脫，我們未能逃離。

而你是否想過逃離，是否想過到一個孤島，或安恬或淒苦地實踐你自己的生存設想？或許聽起來很滑稽，恍若夢境。但是，有時候人需要的不是逃離，而是一種敢於逃離的勇氣和獨立面對未知生活的能力。那麼不妨當作一次離開——人，總要離開的。只是不像那風過無痕，人，到實在走不動了之後，還能到記憶的天空裡完成生命最後的飛翔。

張海迪在《生命的追問》中這樣描述她的生命之舞：她的眼前下著藍色的雨，她的天空飄過粉紅的雲，她的身邊流淌著紫色的河，她的遠處是一片金色的樹林……

她說：人，即使被痛苦的磨盤碾碎軀殼，還會留下靈魂閃閃發光。

沒有人希望生命的最終形式是撲騰，或輕輕地歎息，或惘惘地死去。生命既然開始，那就將生存交給死亡來延續——生死隨意，苦難又何足唏噓？人的一生有長有短，境遇有好有壞，內心澄明的人總有勇氣而無畏地做他/她自己，在繁蕪人世看取一路風景後留下永恆的傳奇。

夜深。淚痕幹。風呢喃著。靈魂在低語。

放飛對《伶人往事》的無盡思量，我看見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如戲人生裡演繹至情至性……



## 失語症

醫學六 陳彥誌

病榻上的外公看見我們臉龐立刻堆滿笑容，雙頰卻依舊深深凹陷。

母親說，外公都還記得。「他只是不知道怎麼表達而已。」她蹲下來，扶坐起自己的父親，用湯匙舀起一匙匙甜湯，輕輕送進他凹陷的嘴裡。努力吸吮湯水的外公，發出咻咻咻的聲音好像在附和。

母親又舀了一匙，但外公似乎飽了，硬生生把嘴閉上。我趕緊抽張面紙攔截溢出的湯水，咖啡色汁液卻還是循著唇角周圍縱橫交錯的皺紋漫漶至下巴、前頸，弄髒了白色圍兜。

去年我們搬了新家。喬遷之喜的匾額還罩著透明封套，我卻已經開始懷念只有三十坪的舊公寓。爸曾說，買一棟透天厝是他的夢想。可是，在全家搬到這兒後，幸福並沒有如他所想像的隨坪數擴大。一家四口在冬天圍坐著吃火鍋，高密度且燙手的凝聚現在跟著向上四層向下一層的空間拓展、拉寬，變得稀薄。曾經觸手可及的，卻被一扇扇房門阻隔在外，逸散在通道迴廊間，像火鍋表面冒出的白煙。

等到所有人驚覺，外公已經躺在病床上，變成一個沒有人幫忙翻身就會長出褥瘡的老人。以往農曆春節，他總是做莊家，負責吆喝家族大小成員前來擲骰子押錢。最近幾年，外公開始在賭桌上出錯。大家以為，他只是老糊塗了。直到接到來自鄉下的電話，外婆氣急敗壞向母親連珠砲似地抱怨妳爸爸老番癩啦忘這忘那……。焦急的母親連同父親趕回鄉下將外公送至秀傳醫院。鄰居私下透露，外婆在外公犯錯時辱罵、毆打他。外婆無法理解外公的行徑肇因於一種她不曾聽聞的疾病。但她也不給解釋的機會——如果外公懂得解釋的話。支支吾吾換來白眼和冷漠，一次次身不由己的跌倒、弄翻水杯和遺忘事項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肢體報復。膽怯先一步攻克了他，自我的退化終於變成真正的退化。

舊家，我們的書桌擺在同一個房間，爸爸辦公的時候我在他背後寫參考書，弟弟坐在我右邊看故事書。隨著年齡增長，我益發希望享有私人空間，新家滿足了這個夢想，卻也讓一家人每天相處的時間縮減至只有進晚餐的一個小時。之後媽在廚房洗碗，爸到地下室繼續白天的工作，弟弟看電視，我回到三樓的房間。關上門，一切動靜就像隔壁鄰居傳來的人聲。

日子過得越久，我越不敢肯定其他人在做些什麼。確信的逐漸變成了猜想。弟弟可能在看電視，也可能根本不在這棟房子裡。巨大的空間圍起了一道屏障，我們以為自己對家人的關心能跨越這道屏障，但實際上我們連踮起脚尖測測這道牆的高度也沒有。否則我們不會只依賴門栓轉動的聲音來判斷弟弟什麼時候回來了；讓每一天僅僅能夠相聚的一個小時失守。每個人挾了飯菜，就移動到電視，電腦或報紙前去各自咀嚼。

終於，有一天，三樓的馬桶莫名其妙地堵塞，怎麼清都沒用。母親請工人來維修，堵塞物一清出來，全是咖啡色的香煙濾嘴。我們全嚇住了。弟弟從什麼時候開始抽菸的？

母親和我現在每個禮拜都到安養院去。外公每次看到我們都露出相同微笑，久了竟令人不忍視睹。但母親最近有個新主意，她在床沿接過外公的手心，不斷用食指在上面寫自己的乳名「英」，一筆一劃，宛如春日微風刮過新生的秧苗，一面喃喃自語：「阿爸，英哪，英來看你咧。」像是對小時候的我和弟弟。只是現在，是對自己的父親。

我一直以為母親性急，但她做這件事卻展現無比耐心。穿越窗簾縫隙的光線不知跨越幾道欄杆，她才鬆手，攤開自己的掌心，接過外公的食指，在他耳邊喚道：「阿爸，英哪，會寫無？英哪。會寫無……」經過漫長得好像要蹦出一絲希望的沉默，回答通常卻只是穩定而持續的鼾聲。

但有一天，母親鬆開掌心，吐出那一千零一句的問題，外公的手竟悄悄移動了。他穿越細細的欄杆，食指在母親手心上輕輕地點了一下，然後橫移了一小段。提起，落下，復點在母親想必已汗涔涔的掌中央，快速地向下滑了幾公分。

「你看，你看，他一定是想要寫帥字頭！」母親全身上下連聲音都在顫抖，只有右手掌小心翼翼，保持在相同的位置。

段考過後，弟弟的成績單寄來家中，父親看了一眼。晚上，他把弟弟叫來臥房——帶著書包。

「唸這個，有這麼難嗎？」父親斜睨了一下裡頭的英文參考書。「我以前這個也學不好，現在已經忘光光。好，沒關係。從今天起，我陪你唸！」

之後，每天晚飯結束，父親就會回到臥室，把門敞開。每隔一會兒，他還會故意探頭出來看弟弟有沒有下去一樓看電視，因為這樣，弟弟途中就一定聽得到朗誦ABC的聲音。

我原本以為父親只是三分鐘熱度。但沒想到，一個星期過去，接著是第二個星期，父親依舊固執地唸著那本跟我借的國一英文課本。三個星期過去，然後就快要滿一個月了。我發現弟弟晚餐快結束時總有些坐立不安，但父親什麼也不說。他只是不間斷自顧自地讀。

終於，有一天，弟弟走到我的房間問我：「哥，這一頁的單字你帶我唸過一遍好不好。」

於是，為了治療失語症，從現在起每天都有兩個人於晚餐後在各自的房間裡攤開課本，重新開始，啾啾呀呀學說話。

# 醫學生的成年禮

醫學三 黃常銘

「默禱開始……」，靜寂彷彿時間靜止，圍在大體老師身邊的同學們低頭，闔眼或凝視，一東實習室的氛圍肅穆而莊嚴。我在心中告訴老師我們今日的實習重點，再次致上感謝，在助教宣布「默禱結束，開始實習觀察」後，同學們各就各位，開始今日功課。

大體解剖課，是每位醫學生必經的歷程，稱之為醫學生的成年禮再適當也不過。猶記得高中知曉醫學系有這門課程時，因距離尚遙而無深刻感受；大二聽學長姐描述家訪時家屬跪倒在地上哭：「你們要好好對待我爸爸……」，那撼人心弦的字句在我心中構築大體解剖課最初的印象。真正升上大三，進入基礎專業領域，龐然課業排山倒海而至，大家埋頭苦幹，壓榨以往混水摸魚的時間，緊盯著講義、圖譜與筆記記憶，儘管轉換成備戰模式，襲人的焦慮卻隨著解剖日程步步進逼，心緒載浮載沉。學期初觀察骨箱標本時，我安慰自己離上刀解剖還有一段時間，不料內心越是徬徨，我查閱真人圖譜時不斷提醒自己冷靜、不要反胃，觀看網路解剖影片也需刻意壓抑情緒，對於解剖實習課我真不敢有更多想像。

家訪前課堂中何教授告訴我們大體解剖課的歷史，引入家訪輔導。「家屬可能會有各種情緒，可能可以坦然地跟你們描述老師生前的事蹟，可能會情緒激動無法自己，可能會傷心地講不出話，重點是去傾聽……」，聽著想著，我有種震懾感，對呀，大體老師生前也曾有鼓動的脈搏、溫存的氣息，他年輕時可能輾轉經歷戰壕與砲火無數；他可能個性務實勤奮，早出晚歸地掙錢養家；他可能萬般期待每個隔週星期日兒女回家探訪；他家裡的小孫子正念念不忘爺爺說過的床邊故事……，一具具冰冷的身軀背後不見得有煊赫身世，卻各有一段由情感、價值與經歷醞釀而成，轟轟烈烈、引人入勝的人生傳奇。是什麼樣的情操讓他甘願放下身段、殞落後遺愛人間，在暗無天日的房間內任灌流液浸潤每一寸體膚，在嗆鼻氣味的無情摧殘中捱過數輪寒暑，最後忍受學生們的鋒刃刀副與銳眼注視？對於這樣的決定，家屬又會如何百感交集，不捨、不忍，抑或是釋懷與期許？

啟用儀式當天同學們懷著不安的心情，身著實驗衣在一東實習室等待家屬進入。院長、主任致詞，沉著的口吻娓娓道出對學生期許及對大體老師與家屬的感謝，在所有教具中這是最特殊也最珍貴的，使用再先進的3D科技也不及自大體老師習得的知識。司儀宣布開始默禱，我們圍在術臺四周，淋濕的白布下大體老師靜臥，布面起伏隱約透露那股不協調的僵直輪廓，莊嚴氣氛中，「寧可在我的體膚千刀萬剮，莫在他人身上錯開一刀」的襟懷不言可喻。我們組別大體老師的家屬沒有前來參與儀式，我們並不瞭解大體老師的生前事蹟，但我們仍由衷尊敬與感謝。我思索大體老師的奉獻情操，以及我們是不是夠資格來學習這門知識，一陣麻意自四肢蔓延至脊髓，伴隨腦中翻騰的思緒，我全然震懾，隱約中看到別組家屬摻淚瞻仰遺容，聽到附近同學淡淡地啜泣。

對兒時的我臺大醫學系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；對高中的我是個目標、是個追尋的志向；放榜、升大學，臺大醫學系對我而言是個閃亮而招搖的光環，每當假裝靦腆提起時多少有幾分得意與驕傲。然而直到升上大三，我才成為一位確確實實的醫學生，臺大醫學系也蛻變成一道紮實的責任。「升上大三課業比較重，同時有很多科目要學習，但這也是你們的責任去把這些課程吸收，內化成自己的知識，」解剖學科黃教授課堂上這樣說，「你們習慣了以後甚至一個週末沒讀醫學都會覺得怪怪的……」要在短時間有效率吸收無涯的知識海，需要恆心毅力，這就是所謂的責任，而稱大體解剖課為醫學生的成年禮，正因大體解剖課儼然成為這龐然劇變的縮影，具象地呈現轉捩關鍵吧！過程中難免踟躕與困惑，但唯有跨過這一門檻才能成為實至名歸的醫學生。

跟許多同學一樣，站在解剖術臺旁，我還不敢肯定我是否已經準備好，能夠徹底擔起醫學生的名份與責任。但，在這條路的關鍵之處我期許自己穩扎腳步向前，一如清理大體一條條肌肉、神經、血管，對照圖譜、辨識結構那般沉著、專注與認真。

這一天，晴朗無雲的天空，乾淨地如海水一般浸洗著清澈的碧藍，彷彿也宣告著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。在經過上個禮拜兩天的志工培訓之後，今天的終於要開始正式擔任「自闭症人際成長暨適應體育活動營」的活動志工。一抵達活動總部的營本時，看見大家正手忙腳亂地準備前置作業，深怕待會的活動流程中有絲毫失誤的可能。我簡單地進行報到之後，挑了張我們小隊桌子邊的椅凳坐下，心中暗自盤算著要如何與輔導孩童進行第一次的接觸。

雖然在志工培訓的時候，就已經先行看過個案的些許資料，包括有：年齡性別、主要照顧者、語言上無法表達自我思想、中度生活自理功能障礙、……等等，但我知道在接觸一個個案之前，這樣的資料仍是不足以應用的。大抵是職業病的因素，使我深深相信，唯有在真實的情況下，透過自我雙眼的實際觀察，才能真正明確地瞭解一個孩童的發展能力，也才能明白記錄上每一項個案資料的實際情況。

九點未到，我的輔導個案已在母親的陪同下抵達現場。或許是曾經在小兒物理治療部門實習的緣故，在個案抵達活動現場的同時，我竟如穿起實習師衣袍的物理治療師一般，默默地注視著個案在環境中的適應情形，觀察他面對嶄新環境時有無不適反應，觀察他與母親的依附行為模式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也把握時機與個案的母親進行交談，希望能夠從個案母親的口中，瞭解到更多關於個案的互動情形與發展現況。

幾個問題之後，慢慢地對個案的互動情形有了更多的認知與瞭解，單一音節詞彙發音、喜歡走動並探索外在環境、偶有不當之自我刺激動作的產生。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整理了一下心情之後，我馬上把自己重新拉回營隊輔導人員的角色定位上，營隊的訴求，是希望他們能夠透過體育活動來培養人際上的互動，而我此次參加營隊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能在達成營隊目標的基礎上，試試從物理治療介入的思考角度出發，看看我能不能有什樣的收穫。

我悄悄地走進他的身旁，呼喚著他的名字，他迅速地瞥視我一眼，就轉而將注意力集中周遭環境的事物上頭，我靜靜地在旁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，就如同在小兒物理治療室時一般，先在一旁觀察個案自行摸索適應環境的行為，讓他發覺他自己有興趣的標的物品，再透過標的物品來進行與個案的互動與介入。

經過一整個早上的團康互動遊戲之後，我發現到他喜歡一個人走走跳跳，沐浴在大自然陽光底下。也發覺到他與人互動時，其實是一略帶點害羞的喜歡，只要給予更多的聽覺刺激，他會更想與你接近。仔細想想，其實每個小孩都有值得令人讚許與賞識的地方，在特之處，即使在他們的背後可能有著一個個悲慘的家庭故事，他們也能在日常生活找到自己的一片小天空。畢竟，童年就該是無憂無慮的生活狀態。

第二天，或許天空早我們一步感受到離別的傷感，竟在登山活動開始之前的合照時光下起雨來。看著他四處奔跑，我們受淋的模樣，我中心既是不捨，又是逗趣。之後的山路踏青，在幾個路轉峰迴之後，個案的母親漸漸疲累了起來，時而停憩，時而慢步。我匆匆地跑了過去，伸出手來問個案說，不要和我一起走，他猶豫了一會兒，看了媽媽的眼睛，再看我的眼睛，慢慢地把他的手放開，我漸地敲開了他的心扉，而其實是一道半掩的門牆，微微地開著，等待有人來將它打開。

活動結束後，離開場地的路途上，我不禁想像起活動晚會時的那片天空，靜謐安寧的可以擠出一絲恬淡的寫實。畢竟，他們就像是不善言談的星星，在廣袤的夜幕上，時而燦爛、時而掩蔽，兀自在夜空中散發出微弱的光，而我們能做的就是陪伴在他們的身邊，一點一滴，帶領著他們成長、茁壯，讓屬於他們自己的生命星光更為蓬碩，化剎那為不朽永恆。